

【在人间】

□李曉

乡村腊月的门，是被一架沉沉的老石磨推开的。群山逶迤腾细浪，乳白山雾、袅袅炊烟、滚滚地气混合交织，发酵成勾魂的年味。

王大爷家的老石磨，平时大多时候是沉默的，老石磨上甚至爬满了星星点点的苔藓，远远一望，有着出土古董般的庄重憨态之相。腊月还没到，王大爷就开始清洗磨沿、磨槽里的尘灰泥浆了。

腊月里，王大爷缓缓推动石磨，缠着头帽的王大娘坐在板凳上，端着被泉水泡了一夜的黄豆，一勺一勺往磨口里喂入黄豆。琼浆玉液般的豆汁从磨槽流到木桶里，很快，一大桶黏稠的浆汁就盛满了。把豆子磨成的浆汁放入一个大布袋里摇动，滤过豆渣后，渗出最纯净的豆汁，倒入一口大铁锅里煮沸，点入石膏粉，让其慢慢凝固，冷却后再切成小块，纯手工做成的豆腐就降世了。用豆腐和半肥土猪肉，地里拍回的翠绿蒜苗，一起在柴火熊熊的铁锅里翻炒，便是一道地道的农家回锅肉，一口吃下去，满嘴流香。

如要做成豆干，就将豆腐摊放在簸箕里，放到通风处晒至半干，再放入腌腊肉的瓦缸中浸泡半月左右，然后拿出来晒干。这样做成的豆干，有悠长的肉香味，煮熟后即是农家的地道年食。

腊月里，在王大爷家这架老石磨的转动里，有着对过年的期盼，他的眼前也缓缓浮现起石匠老父亲和逝去亲人们的模样，他们仿佛凌空而降来到人间，与后世亲人在腊月里聚拢，蒸腾着人间喜悦的年味、年香。

王大爷家的三儿子，我叫他王哥，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成家立业。前年腊月的一个晚上，王哥在睡梦中磨牙，一口咬下去，牙齿把舌头咬出了血。他自己说，这是梦见老家爸妈做的腊豆干了。腊月的晨曦里，我在王哥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他发的一张当年回乡拍的老照片，是老家簸箕里的豆干，放在瓦屋顶上晾晒，一只麻雀飞来啄食，旁边是笑眯眯的王大爷，他也不去吆喝驱赶麻雀。我记得仁厚的王大爷说过一句话：麻雀吃害虫有功劳，吃点豆干又算啥啊？我打电话把王哥的心事告诉王大爷。于是，王大爷把腊豆干带到城里，给我一半，另一半，托我快递给天津的王哥。一块块老家的腊豆干，通过舌尖传递，搅动着胃里的悠悠乡愁。

每年腊月里，我老家的那些老乡们一天都闲不着，忙年的喜悦，在山山岭岭、沟沟壑壑、青砖黛瓦处奔腾流动。腊肠挂在门前枝丫上晾晒，熏得金黄的腊肉挂在房梁上、老灶台上。还有簸箕里摊开的糯米汤圆粉、红薯粉、蕨根粉，这些经历了季节里的风雨雷电的食物，再次以粉身碎骨的方式，在青瓦屋顶上接受着腊月雾气腾腾里的阳光照耀，成为乡间过年的道道美食。

腊月里，腊八喝粥，腊月二十三过小年，腊月砍柴，这些都得隆重登场，似乎也是对春节到来的一次预演和彩排。腊八这天，在群山环抱的一座座老院子里，在乡村振兴的古色古香民居里，家家户户喝腊八粥，这是祖先们绵延下来的一种民俗，一种腊月里乡情漫溢的民风。五谷杂粮熬成的腊八粥，你端一碗送给我家，我端一钵送到他户，它有着对来年的郑重托付，祈盼风调雨顺、万事吉祥。去年腊八那天，我来到一个叫长寿山的大院子里喝粥，101岁的冯大娘正瘪着嘴笑眯眯地喝乡邻端来的粥，大娘说，好甜啊！有乡人认真地数了数她嘴里的牙，还有11颗。此外，我那些依然生活在山野的乡亲们，还坚持着腊月里上山砍柴的老习俗。手持砍刀，一刀一刀砍下去，背回柴火，一垛一垛堆码整齐，寓意是把“财”带回家，也供烧火做饭用，同时收拾了草木葳蕤之山，也好让来年草木在山中生机勃勃。

到了腊月的最后几天，我们老家的村野人家，别管大人小孩，见面一定要说吉祥话，这是农历一年的收官，也在心里寄托着对来年好兆头的希冀。

农历二十四节气里的天光雨露，在腊月里收尾的节气叫大寒，大寒过后就是除夕了。大寒的凛冽气流飘远，奔来人间大地的，就是春风吹拂、万物生长的新年了。

大地腊月香

□丹萍

有时候我们离幸福只有一步之遥。有个前同事失业了，不开心，在家里经常会和孩子对着干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他内心觉得自己失业了，孩子会瞧不起自己，所以格外要求树立权威。

我开始以为他是假装不开心呢，那么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烦恼，他只是共情一下而已。因为就算不失业，我们也到快退休的年龄了。

可他说自己失眠，压力大。

房贷有吗？

还完了。

孩子的教育费用够吗？

够。

太太有收入吗？

有，还不错。

双方父母健康吗？

都健康，也有退休金。

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这已经是人生赢家了啊。

他唯一无法面对的，就是“失业”这个事情本身吧。

我说，我教给你一个方法，亲人或者朋友问你现在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就说离职创业了，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想做一些和文化产业有关的事情，目前正在寻找机会。你要很认真地说。

他试着说说，果然雀跃起来。

有时候挺奇怪的，我们生活得也不差，或者就算不好，挺挺也能过去。可想想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就没那么开心了——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这里。

其实，大部分人也不是真的那么关心你，应付一下就过去了。比如很多人问我，最近忙什么呢？我虽然目前也没啥正经工作，但我就能直视对方眼睛，眉头微蹙，好像事情既重要又难办，只能欲言又止般地说：“一个项目。”

很多朋友说自己是“社恐”，我也说自己是“社恐”。大家说，你不是，你要是，就没人不是了。

但有时候和陌生人在一起，我也没那么自在。前几天有个聚会，其中好几个人不认识，我就一直没说话，结果和大家分手以后，好几个熟悉的人发信息给我，问我：“出了什么事啊？”

我好想大声说：没出什么事啊，就是做了一回自己。

但我一个个回复了：“不想说话啊，吃荔枝太多，牙齿发炎了啊！”

我怀疑自己是假装不社恐。至少是为了看上去外向一点，非常努力，不能松懈。

那还不如假装“社恐”。大家对你没要求，空间更大，人更自在。

还有，我经常问身边的人：“我是不是一个胖子？”有人说不是，有人说不是。我倾向于不是。

去山西玩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在路过的集市中买大西瓜，因为便宜，经常也不称，卖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有一天买的西瓜格外大，觉得很划算，回到酒店，大家就想称称到底有多重。房间里有体重秤。我自告奋勇抱着西瓜称，然后减去我的体重就得出西瓜的重量了。大家因为都关心西瓜，所以没说啥，但我还真是被自己的体重吓到了。

平时我很少称体重，因为我觉得对自己身体的感知能有多大误差呢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误差在5公斤左右，我一直以比真实体重低5公斤的身份自居啊！

买小一码的衣服，指导身边的朋友练习深蹲，经常随手拿起朋友的丝巾一本正经地说：去什么健身房啊？在家里一条丝巾做辅助，就可以练得死去活来，关键是看你决心大不大……总而言之，关于自己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，甚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一直都不是很确定。

看到一张老年模特的照片，我很喜欢，就对大家说：我老了要像这位模特一样美。大家说，老了很美和现在很美的难度是一样的，不要以为换了赛道就会赢。

想想，也确实如此。

换了好几个发型师，他们给我设计的发型基本是一样的，我感觉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严谨而且忙碌的老师。

虽然我真的不是老师，但既然我也不确定我到底是怎样的，也许他们真的是对的呢。

【浮世绘】

被自己的体重吓到了

□刘荒田

V是女儿的闺蜜，从童年就缔结的友情，说来还是起自上一代——V的父亲Y，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，最要好的哥们儿，我们毕业时曾去县城照相馆拍下唯一一张双人照，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。V和我来美国的时间近似，但住处不同，他们一家住在遍布农场的萨林纳斯，那里出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坦贝克。我住在旧金山。数十年间，两家人一直保持来往。V和我女儿同岁，上大学时，她曾随父母来我家，与我女儿一起玩耍。V和我女儿大学毕业后的遭际也近似，上班数年，结婚以后退出职场，在家当主妇，照顾孩子。最近，我女儿搬进新居，和我家隔着八个街区，步行来回不到40分钟。上个月，女儿告诉我，V下个月将带着三个孩子过来，要在她家住三天。我灵机一动，说：何不一并邀请V的父母？两位老人家可来我家住。女儿说：好倒是好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三天，你安排得了吗？

我沉吟，这倒没细想过。女儿和V已有计划，两家总共五个孩子，年龄接近，可以设计丰富多彩的节目，

去一个个游乐场玩，待在家里也有的是玩具，尽可做游戏。我和老同学聚会呢？重头戏自然是聊天，对谈不过瘾，可以把也定居本市的校友邀来，一杯（未必是酒，可能是茶、咖啡乃至白开水）在手，招来半个世纪的风云。问题来了：总不能一连三天足不出户，把沙发坐低三寸吧？聊天欲酣畅，精神、体力、心情、气氛缺一不可。较相宜的时间是茶余饭后，鉴于老人体衰，每次最好不超过一个小时。其他时间呢？大半天时间把人家摞在房间里看电视、玩微信，不外出，怎么说得过去？但老人毕竟体力有限，身体抵抗力弱，大意不得，那么，充其量就是去附近的餐馆就餐……思来想去，行得通的似乎只是这样：请老友和他老伴来，以住宿两晚为限，下馆子两次，此外在家用餐。晚饭后去海滨散步，是唯一的户外活动。第三天一早送客。可是，好意思发出这样量身定做的“邀请”吗？

想起古老的洋谚：朋友如鱼，在家招待以三天为最大限度。隐含的意思是：多于三天即发臭。这一条虽然流行于家有电冰箱之前，但依然符合“人情学”常规。说来说去，招待朋友，问题不在硬件，而在深层心理。不能不正视，无论是我还是昔年一起躲在学校后边山上偷偷生火做饭的老友，已然远离群体社会的思维定式，安于独处，惯于离群，不能没完没了地耳鬓厮磨。即使事先向往备至的交谈，它的魅力来自“一灯常记对床时”的青春记忆，如今也担心谈话到半途便陷入沉默。沉默本身不值得诧异，然而，怕冷落场面，教对方为“无话可说”而尴尬，遂搜索枯肠，白白教“共剪西窗烛”变为活受罪。“虎贝册封为我的领地时，虎贝已是废墟。”木心的这一慨叹，适用于表现老人面对年轻时代交情的尴尬。

想到这里，悟出一点儿道理，那就是：老去是一种剥离，且看栅栏上的爬山虎，它渐次枯萎时，藤蔓不再纠缠，各自独立。好得同穿一条裤子嫌肥，那是过去，归根到底，需独自面对。与朋友的交往如喝酒，微醺即停。与其说是圆滑，不如说是岁数的逻辑。

我几乎可以把朋友夫妇进家门以后的局面设想出来了：第一天，十分尽兴，特别是五六位早年同窗一起吃火锅，觥筹交错，沧桑与趣事交错，值得回味无穷。第二天，归于平淡。第三天，费尽心机找了两部电影，让贵客在客厅就着iPad看。而我，造个“给某刊物的专栏稿件今天务必交卷”的借口，躲进书房。

于是乎，我对女儿说：我不邀请V的父母来了，你们自己玩。

【有所思】

朋友如鱼